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述註卷十一

安溪　李光坡　撰

郊特牲第十一

陸氏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坡謂此篇雖多記祭事中如旅幣庭燎覲禮之類亦博異聞不專於祭雖以類相從亦各自成一節非如禮器上下文意一貫則冠婚二段廣記

及之非關大義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集說曰禮有以少為貴者故此二者皆貴特牲而賤大牢也犢未有牝牡之情故云貴其誠慤　朱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配天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又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註曰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　疏曰周禮郊燔柴為始宗廟祼為始社稷血為始小祀驅辜

為始此云郊血至孰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坐之前也　集說曰臭亦氣也餘並見前篇

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

集說曰諸侯來朝以客禮待之是為賓也在廟中行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諸侯相朝亦然明貴氣臭之義也周禮作祼字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祼則使宗伯酌圭瓚而祼之酢則賓酢主也此大饗謂王饗諸侯也腶加薑桂

曰服脩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而必先設服脩於

筵前然後設餘饌故云尚服脩也此明不享味之義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

尊以就卑也

疏曰案燕禮無賓酢公禮至說屨升坐後賓媵觚於

公公受賓爵飲以賜下此云受酢葢謂此也或可燕

已臣子賓不酢公若與隣國賓燕以介為賓賓得酢

公也　集說曰此大饗是諸侯相朝主君饗客之禮

諸侯之席三重今兩君相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賔賔為尊敬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雖三重今徹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酢爵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

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註曰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　疏曰饗謂春饗孫子禘春祭宗廟也食謂秋食耆老嘗秋祭宗廟也飲饗清虛養陽氣食是體質養陰氣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享孫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孰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熊氏云春享孫子亦享耆老食耆老亦食孫子此夏殷禮秋嘗無樂若周

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嘗有樂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註曰旦當為神篆字之誤也　疏曰鼎俎盛牲體牲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實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　集說曰自一鼎至九鼎皆奇數其十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七也十二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

九也正鼎鼎列一俎故云鼎俎奇也籩豆偶者據周

禮掌客及前篇所舉皆是偶數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

疏曰案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是己之臣子此入大門

即奏肆夏者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燕享之時燕

則大門是寢門享則大門是廟門也示易以敬者示

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

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疏曰此卒爵兼賔及主君也燕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享時主君親獻賔賔親酢主君賔主俱作樂也孔子屢歎之者善其和易恭敬之義

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疏曰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觶於公所謂酬也公奠置此酬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享時主君親酬賔賔奠酬薦東於時即工升歌也發德發明賔主之德也匏笙也竹簫笛也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疏曰此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陽天也天氣化樂以氣為化是樂由陽來也氣化謂五聲八音也陰地也地以形生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註曰鐘金也獻金為作器鐘其大者　疏曰此一節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旅衆也衆國貢獻非止一方故云無方宜者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期者六服有遠近所貢之屬各有期也前龜後皮帛以金參厠其中故云以和居參之也玉以比德享用束帛帛上加璧是表往歸於德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疏曰此以下至由三桓始也總論朝聘失禮及諸侯

大夫奢僭強盛之事　集說曰庭燎者庭中設炬火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大戴禮言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侯國皆供百燎自桓公始之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集說曰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文子亦奏之僭矣此謂納賓樂也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集說曰朝覲之禮國君親往而大夫從則大夫不當又以已物而私覿主君故曰非禮也若大夫執其君之命圭而專使則當行私覿之禮以申己之信故從君朝覲而不敢私覿是致敬己君也今從君以來而施設庭實以為私覿大夫何可為此於諸侯之庭乎譏其與君無別也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從君而行則不敢私覿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疏曰按三桓之前齊公孫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强盛被殺此云由三桓始者據魯而言　集說曰大夫富强而具享禮以享君以臣召君故曰非禮大夫强横僭逆必亂國家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也三桓魯之三家皆桓公之後也先時成季以莊公之命酖殺僖叔後慶父賊子般又弑閔公於是魯殺慶父故

云由三桓始

天子無容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疏曰臣不敢有其室臣旣不敢為主明享君非禮結上文也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疏曰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

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

熊氏云春夏受三享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夷王

康王之玄孫之子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

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註曰言此皆天子之禮也　疏曰宮縣四面縣也諸

侯惟合軒縣今乃有宮縣祭合用時王牲今用白牡

合擊石磬今擊玉磬又諸侯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

設錫冕服而舞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諸侯僭禮也干盾也錫謂用金琢傅其盾背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集說曰此皆諸侯之禮兩旁起土為臺臺上架屋而門當其中故曰臺門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為敬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坫者兩君相享設尊兩楹間坫在尊南以土為之獻酢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故曰反坫繡讀為綃繡

黼者於綃上而刺黼文也丹朱染繒為赤色也繡黼為中衣之領丹朱為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冕服是絲衣則中衣用絹素皮弁服朝服玄端是麻衣則中衣用布也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集說曰相貴以等謂擅相封爵相覿以貨大夫私相瀆以貨賄不辟君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耳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記者以禮之正言之而又有他義者䟽說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其所出故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故公子為大夫者亦

得立宗廟於其采地故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也其王子母弟雖無功德不得出封爲諸侯而食采畿内者亦得立祖王廟於采地故都宗人家宗人掌祖王之廟也由三桓始謂魯之三家立桓公廟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疏曰古春秋左傳説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黄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集說曰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敢以之為臣此寓公一死則臣其子矣故云寓公不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註曰答對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集說曰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惟家

臣於大夫不稽首者非尊重家臣也以避國之正君也蓋諸侯與大夫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於君矣家臣若又稽首於大夫則似一國而兩君矣故云以避君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己也

集說曰有獻弗親者使人往獻不身即往也不面拜拜受於使不親見君之面也恐煩君答拜故也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集說曰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即此事也裼是强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於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禮大夫朝服而祭故用朝服以依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集說曰何以聽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射謂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集說曰為士者當習於射以六藝之一也不敢以不能辭惟可以疾辭蓋生而設弧於門左已有射道但未能耳今辭以疾而未能則亦與初生之未能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集說曰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疏曰天子諸侯謂之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也上大夫曰儐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行禮全無室中之事下大夫及士雖有獻尸及賓等相酬酢行禮於廟之事不謂之儐尸也　集說曰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繹是堂上接尸祊是於室內求神皆一時之事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

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於市內近東今乃於市內西方此三事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矣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集說曰地秉陰則社乃陰氣之主社之主設於壇上北面而君來北墻下南面祭之盖社不屋惟立之壇壝而環之以墻既地道主陰故其主北向而君南面

對之答對也甲為十二干之首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

註曰大社王為羣姓所立　疏曰天子諸侯有二社為羣姓立者在庫門内之西自為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内之東則亳社在東也社皆有稷亡國之社亦有之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

也孟冬大割祠於公社三也社主用石寀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向營並壇其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主無文達通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屋以受風雨霜露霜露風雨至是天地氣通也亳社殷社殷始都亳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周立殷社而屋之塞其三面惟開北牖示絶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疏曰言立社之祭是神明地道也地載萬物天垂其象取財於地者財産並在地載為人所取也取法於天者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候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地既為民所親故與庶民共祭以教民美報故也卿大夫

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

社示其生養之本也

唯為社事單出里

集說曰社事祭社之事也二十五家為里單盡也言當祭社之時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其事盖每家一人也

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集說曰為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國中之人皆行無留

家者

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疏曰皇氏云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邱乘之民共之　集説曰祭社必有粢盛稷曰明粢在器曰盛此粢盛則使邱乘供之井田之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乘也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

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
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
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疏曰祭社既在仲春此出火為焚當在仲春之月記
者誤也季春火出而用火者謂陶冶之火若田獵之
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　集說曰建辰
之月大火心星昏見南方故出火以焚除草萊焚後
即蒐田簡閱視也賦兵也歷數之也百人為卒五人

為伍誓社誓衆於社也或左或右或坐或作皆是軍旅之法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驅逐之際禽獸流動紛紜衆皆見之故云流示之禽鹽讀為艷艷諸利謂使之歆艷於利也禽獸雖甚可欲而殺獲取舍皆有定制犯命者必罰不使之犯命者是求以遏服其貪利之志人君亦取之有制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不踰法而貪下之所得也以戰則克習民於變也祭則受福獲牲以禮也

天子適四方先柴

註曰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集說曰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　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祀於明堂此議方正　問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集說曰郊祭者報天之大事而主於迎長日之至祭義云配以月故方氏謂天之尊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為之主焉天秉陽日者衆

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掃地而祭陶匏亦器之質者質乃物性之本然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註曰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䟽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

用辛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又王難鄭云鄭以祭法禘黄帝及嚳為配圜丘之祀祭法説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鄭旣以祭法禘嚳為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鄭又施之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又詩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

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此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如王所據經傳分明　坡謂詩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魯郊牲用騂與周郊牲從玉色異矣穀梁言郊期云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是魯郊日用辛與周禮言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異矣成王襃周公殊以殷禮如牲用白牲是也故魯君乘大路亦用殷車與周王玉路以祀異矣魯雖侯爵得畫服如上公故魯君被袞與周王大裘異矣郊特牲所言明是魯郊而又稱王乃東魯儒生不見王府典籍意以周郊如魯遂以魯事記周禮如孟子言周室班爵禄乃是殷制可見矣蓋古者王朝典法不可輕見孔子若非孟僖子資

以車財適周亦無由得禮學之戰國策士每言闚周室則可案圖籍以爭天下可見其難也作記者見周用冬日至魯郊用辛不得其謂故以意合之曰郊之用辛乃始郊辛日適值日至鄭知其誤故分周郊魯郊又分寅月子月又分圜丘南郊今載王氏迎長日之至為子月郊即圜丘以補鄭闕而載鄭註言此記之誤以定周魯之郊庶得其意若徒呼鄭其斥祖緯外強中乾得無往遺之禽而反為詬乎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集説曰告於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於祖此尊祖之義作灼也灼龜以卜而於禰宮此親考之義　坡謂疏曰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張融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張據周官冡宰分明定解則此卜實兼日與牲尸不但牲也陳註未是

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註曰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敕之以禮也　疏曰告祖作禰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集說曰王自澤宮而還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大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

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集說曰祭報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衣且服日視朝之服也汜埽灑水而後埽也反道反道路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為常也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

註曰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　疏曰家語定公問郊祀孔子對之與此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祀之事周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衮冕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註曰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　疏曰龍為陽氣變化日

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天垂象三句總結上事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集說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此二牛皆在滌中爲猶用也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爲帝牛而别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爲

帝牛故以稷牛代之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其用足矣故云稷牛唯具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註云言俱本可以配疏云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此文天神尊故加大字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疏曰萬物非所饗但饗其萬物之神　集說曰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

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也祭之以報焉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註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　疏曰以先嗇為主而司嗇從祭也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享焉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集說曰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郵者郵亭之舍也

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

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

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集說曰田鼠田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為有功迎者

迎其神也坊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

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眉山蘓氏以為迎

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近於倡優所為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註曰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　疏曰土即坊也歸其宅則得不崩水即水庸歸其壑則不氾濫草苔稗木榛梗之屬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

有辭也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故不數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集説曰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此為義之盡祭報其功則仁之至也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龡豳

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

註曰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

論語云黄衣狐裘言祭以息民物象其時物之色季

秋而草木黄落　疏曰上云蜡此云祭故知蜡畢而

臘對文蜡臘有别總其俱名蜡也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

野服也

註曰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　疏曰周

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

亡其國

集說曰鹿者田獵所獲女則所俘於亡國者客貢使

也使者將返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以王命詔之使

歸告其君而以王言戒之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

其國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註曰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　集說曰天子所種者瓜華供一時之用而已不是收斂久藏之種也若可收斂久藏之物則不樹之惡與民爭利也此亦令使者歸告戒其君之事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旣蜡而收民息已故旣

蜡君子不興功

註曰移之言羨也収謂収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黄衣黄冠而祭為臘必矣　䟽曰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四方之國有豐凶也四方之内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謹慎財物也移之言羨者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上文雖云黄衣黄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為一此文先云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

也是以云為臘必矣故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相去幾日惟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不

興功謂不興農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註曰此謂諸侯也　疏曰醢人加豆謂尸食訖酳尸所加之豆則此恒豆者朝事及饋食俱為恒豆也恒

豆之菹水草若昌本茆菹醢若麋臡麇臡酳尸加豆

陸產若葵菹豚拍水物若蠃醢魚醢是也　坡謂周禮醢人鄭註云全物若牒為菹肉菜通稱案天子恒豆加豆水陸雜錯與此文異即儀禮聘禮公食大夫八豆亦與此文不同恐記者以多言之舉其大都耳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疏曰連言籩者是配豆之物所盛有𪏭蕡白黒則土所生也鮑魚則水物也但籩盛陸產甚多　熊氏曰

籩實若菱芡之類豆實若芹蒲之類水之品也籩實若棗栗之類豆實若菁韭之類土之品也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䟽曰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歆嗜衮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為榮好也武是萬舞大武也以示

壯勇之容不可常爲娛樂宗廟嚴肅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不可迴便以爲私利也

所以交於神明二句總結上文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註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稾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也　疏曰玄酒水也列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上玄酒在三酒上是尊尚之疏布之尚者禮器云犧尊疏布冪是也雕謂刻鏤貴其質而已者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

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疏曰示人君慮於祭事必斟酌盡於中而外盡其清

明潔淨也　集說曰黄目黄彝也卣罍之類以黄金

鏤其外以為目因名焉用貯欝鬯之酒有芬芳之氣

故云欝氣中中央之色也　熊氏曰目之精水也其

光火也以水為體故其氣清以火為用故其氣明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

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

後斷也
疏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爲之鹽則天產自然煎錬治之也尚者設之於醢醢之上必用鸞刀者取其鸞鈴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貴其義是貴聲和之義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集說曰冠義言冠禮之義也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太古齊時之冠也唐虞以上曰太古緇布爲之不

用笄用頍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不聞有垂下之緌也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暫用之不忘古也冠禮既畢則敝棄之可矣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諸侯位尊盡飾故也然亦後世之為耳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集說曰著代顯其為人主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户牖之間加有成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

疏云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
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所以曉喻冠
者令其志意益大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於房
戶外南面醮亦戶外也夏殷之禮醮用酒每一加而
一醮周則用醴三加畢乃總一醴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註曰或謂委貌為玄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
章明也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為父毋發聲也追猶

推也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　賈疏曰上緇布冠也諸侯以下始加之冠此委貌之等記人以經有緇布冠皮弁爵弁玄冠故還記緇布冠以下四種之冠以解經之四者此委貌即解經易服服玄端是也　坡謂既曰冠而敝之如何公西華又曰端章甫以章甫配端則章甫為玄端明矣先儒熟思推解不可輕破除者此類是也今詳載儀禮註疏以正陳說

周弁殷冔夏收

集説曰周之弁殷之冔夏之收各是時王所制以為三加之冠註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冔名出於憮憮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形制未聞

三王共皮弁素積

集説曰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也白與冠同以素為裳而辟積其要中故云皮弁素積也三代皆以此為再加之冠服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註曰言年五十乃爵為大夫也其有昏禮或改取也

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註曰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至其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簒弑乃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註曰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註曰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父德行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疏曰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也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註曰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

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死則謚之

非禮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集說曰先王制禮皆有精微之理所謂義也禮之所以為尊以其義之可尊耳玉帛俎豆各有多寡厚薄之數數之陳列者人皆可得而見義之精微者不學

則不能知也祝史其能知之乎此總結前章冠義以下 坡謂此因章首冠義二字而推明之蓋儀禮所列其數也此所言其義也下文言昏亦是義也故疏云記人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註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集說曰附遠附猶

託也託於遠嫌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也幣誠辭腆是欲告戒為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信其能盡事人之道信其能有為婦之德也此以下言昏禮之義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

註曰言不敢相褻也摯所奠雁也　疏曰先謂倡道之摯雁也章明也壻親迎入門先奠雁後乃與婦相

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有別不妄交親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

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註曰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　坡謂此數語至要

以古言之衛宣晉獻烝報無別雖生急子申生之賢

父子能有親乎不親則顛倒錯亂能有義乎不義則

殺嫡立庶能有禮乎衛為狄滅男女遺民止七百餘

人晉三世亂國幾亡萬物能安乎且見士庶之家有

犯及者不惟不安而已天威人禍幾無易種不可不講也

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註曰言聚麀之亂類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集說曰親御婦車而授之綏是親愛之義也親之乃可使之親己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於渭皆有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大門女家之門也先壻車在前也女從男婦車隨之也從人謂順其教令夫也者丈夫也丈夫者以才智帥人者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疏曰士昏用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也齋戒自整敕也陰陽謂夫婦也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　集說曰蓋將以主社稷之祭祀承先祖之宗廟也可不以敬社稷與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乎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

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集說曰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共牢之禮雖三王所作而俎之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重夫婦之始也厥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盥潔而饋食也私之猶言恩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

集說曰尚用氣以用氣為尚也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肉於堂爓謂沉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皆未熟故云用氣此以下至篇末皆言祭禮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疏曰不言夏或從虞也　集說曰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滌蕩宣播之意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人之

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於廟門之外此是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兩間庶幾神明聞之而來格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鬰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集説曰周人尚氣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又擣鬰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

云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灌之禮以圭璋為瓚之柄玉瓚以酌鬯玉氣潔潤亦是尚臭也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矣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

集說曰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此

是周人後求諸陽之禮旣奠謂薦熟時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户内而薦之孰祝先酌酒奠於鉶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此時也馨香即黍稷也旣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也此是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士禮也

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

疏曰詔告也祝呪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

户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
也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於
主前墮謂分減肝膋以祭主前也當此時主人乃親
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制割也謂割其肝
而不相離
用牲於庭升首於室
註曰用牲於庭謂殺之時也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
墉下尊首上氣也　䟽曰三牲之首皆升

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註曰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求神也廟門曰祊　疏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若少牢所云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是也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内詩云祝祭于祊註云祊門内平生待賔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

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此索祭是祭日之祊也不知神之所在為於彼室乎為於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尚庶幾也祭於

祊庶幾求於遠處者與

祊之為言倞也肵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註曰倞猶索也富者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相謂

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純謂中外皆善　疏曰少牢設饌之後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於肵俎設於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於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正嘏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用牲於庭王啟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幽者言牲肉裹美善全者外色完具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集說曰血祭至主也此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有血有氣乃為生物血由氣以滋死則氣盡而血亦枯矣故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隋祭之時以黍稷兼肺而祭也祭齊加

明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而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故加肺加明水是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膟膋腸間脂也朝踐時祝取膟膋燎於爐炭至薦孰時祝更取膟膋及蕭與黍稷燒之膟膋黍稷陽也牲首亦陽體魂氣歸天為陽此以陽物報陽靈也明水陰鑑所取月中之水涗猶清也泲漉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涗齊所以設明水及涗齊者貴其新潔也凡涗新之也專主

說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潔著潔淨而明著也自月而生故謂之明周禮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集說曰服者服順於親也拜服也謂再拜是服順也

稽首為服順之甚內𥙆為服順之盡言服順之誠在內今又內𥙆則內外皆服矣故云服之盡祭主於孝士之祭稱孝孫孝子是以祭之義為稱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不但祭祖禰更祭曾祖以上但自曾祖以上惟稱曾孫而已故云稱曾孫其謂國家也蓋大夫三廟得事曾祖也上士二廟事祖禰中下士一廟祖禰共之相詔侑於尸也相者不告尸以讓蓋是主人敬尸自致其誠敬盡其嘉善無所與讓也

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擧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集說曰肆剔也祭之為禮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煮孰豈知神果何所享乎主人不過盡其敬心而已耳斝與角爵名也天子曰斝諸侯曰角詔告也妥安也尸始即席擧斝角之時至尊之坐未敢自安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安其坐前篇言夏立尸而

卒祭此言古者蓋指夏時也夏之禮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然後得坐也尸所以象所祭者故曰神象為祝者先以主人之辭告神後以神之辭嘏主人故曰將命

縮酌用茅明酌也

集說曰縮泲也酌斟酌也謂醴齊濁泲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以茅覆藉而泲之也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為事而新作者

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泲醴齊則先用此明酌和之然後用茅以泲之也不云泛齊者與醴齊同

醆酒說於清汁獻說於醆酒

疏曰以事酒泲醴齊清酒泲盎齊今泲秬鬯乃用盎齊而不以三酒者五齊卑故用三酒泲之秬鬯尊故用五齊泲之也　集說曰醆酒盎齊也說泲也清謂清酒也清酒冬釀接夏而成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故云醆酒說於清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

其醍沈泲之與醆酒同汁獻謂摩挲秬鬯及鬱金之汁也秬鬯中有煮鬱又和以盎齊摩挲而泲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涗於醆酒也

猶明清與醆酒於舊澤之酒也

註曰猶若也澤讀為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若云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泲之矣就其所知以

曉之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集說曰此泛言祭禮又有此三者之例如周禮所云祈福祥求永貞祈年於田祖詩言春夏祈穀之類是祈也報謂獲福而報之祭禮多是報本之義由用也辟讀為弭如周禮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用此以消弭之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

集說曰齊而玄冠玄衣順鬼神幽黯之意且以致其陰幽之思也

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註曰齊三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

禮記述註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述註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黃臣鵠

禮記述註卷十二

安溪　李光坡　撰

內則第十二

疏曰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徳於衆兆民

註曰徳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疏曰孫炎王肅皆云后王君王謂天子也　坡謂
此篇所陳與周官冡宰相表裏可見飲食男女之防
先王所以議道自已而錫福於民舍是無大者吾人
似宜體造端立本之精意以求其有益后王王后文
義之末恐是非不在否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
紳搢笏
集説曰盥洗手也漱滌口也櫛梳也縰黑繒韜髮者

以縱韜髮作髻訖即横插笄以固髻總裂練繒為之
以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為飾也拂髦振去髦
上之塵也髦用髮為之象幼時剪髮為鬌之形此所
陳皆以先後之次櫛訖加縱次加笄加總然後加髦
著冠冠之纓結於頷下以為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
緌端玄端服也衣用緇布而裳不同上士玄裳中士
黃裳下士雜裳也服玄端著韠又加紳大帶也搢插
也插笏於帶中韠以韋為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

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韠之言蔽也在冕服謂之韍他服則謂之韠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

集說曰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刀礪小刀與礪石也觿狀如錐象骨為之小觿所以解小結者金燧用以取火於日中者

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

集說曰玦射者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弓體也捍拾也韜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弦也管註云筆彄其形制未聞遰刀室也大觿所以解大結木燧鑽火之器晴則用金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以鑽火也

偪

集說曰即詩所謂邪幅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謂之偪也

屨著綦

集說曰綦屨頭之飾即絇也說見曲禮著猶施也

朱子曰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

集說曰笄今之簪也衣紳玄端綃衣之上加紳帶士妻之服也

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註曰鞶小囊也鞶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　疏曰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為鞶囊　集說曰箴管箴在管中也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集說曰苛疥也抑按搔摩也溫承藉之義謂以柔順之色承藉尊者之意若藻藉之承玉然

饘酏酒醴芼羮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

集說曰饘厚粥酏薄粥也芼羮以菜雜肉為羮也蕡

大麻子

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

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

集說曰飴餳也堇菜名荁似堇而葉大榆之白者名

枌免新鮮者薨乾陳者滫說文久泔也瀡滑也滫瀡

滫之滑者也以滑之者謂用堇荁枌榆生者乾者相

和滑瀡之令柔滑也凝者為脂釋者為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疏曰上文衿纓乃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

明有繫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此衿纓者是未冠笄之纓用之以佩容臭故童子男女皆有之與婦人既笄之纓别也　集說曰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為角童子之飾也容臭香物也助為形容之飾故言容臭以纓佩之昧晦也爽明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

凡内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疏曰此一經總論子婦之外卑賤之人爰及僕隸之

等　集說曰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斂之簟席之親身者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註曰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日出乃從事食祿不荒農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

之

集說曰將坐旦起時也奉坐席而鋪者必問何向衽臥席也將衽謂更卧處也長者奉此卧席而鋪必問足向何所牀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卧牀也將坐之時少者執此牀以與之坐御侍者舉几進之使之憑以為安卧必簟在席上旦起則斂之而簟又以襡韜之者以親身恐穢汚也衾則束而懸之枕則貯於篋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集說曰傳移也謂此數者每日置之有常處子與婦不得輒移置他所也近謂挨偪之也敦與牟皆盛黍稷之器牟讀為堥土釜也此器則木為之象土釜之形耳巵酒器匜盛水漿之器此四器皆尊者所用子與婦非餕其餘無敢用此器也與及也及尊者所常食飲之物子與婦非餕餘不敢擅飲食之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集說曰佐餕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餕其餘也既食恒餕者盡食其常食之餘未有原也御食侍母而食也如初如父母在時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踦睇視不敢唾洟

集說曰應之辭唯為恭齊莊也揖遊從容和適之意

噦嘔逆之聲也噫嘆息嚏噴嚏咳嗽聲也氣之則欠

體疲則伸偏任為跛依物為倚睇視傾視也洟自鼻

出者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

衣衾不見裏

集說曰襲重衣也袒與裼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

裼也撅揭衣也不見裏為其可穢

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

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集說曰唾洟不見謂即刷除之不使見示於人也手曰漱足曰澣皆洗濯之事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綻線斷裂布破以線貫箴爲紉

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集說曰燂溫也潘淅米汁也靧洗面也共帥時皆循是禮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

集說曰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梱外之事惟喪祭二事乃得以器相授受者以祭爲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乃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也皆坐男女皆跪也授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之也

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集說曰湢浴室也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嘯讀如字蹙口而出聲擁猶障也由右者地道尊右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集説曰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猶恐恃其孝敬之愛或時違解故以勿逆勿怠為戒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集説曰嘗而待服而待皆謂俟尊者察其不耆不欲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乃敢如已意也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集説曰尊者任之以事而已既為之矣或念其勞而

使他人代為已意雖不以為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已意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為之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集說曰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為之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姑息為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集說曰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責之而不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示不終絕之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疏曰熟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集說曰婢子賤者之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集說曰由自也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

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集說曰宜猶善也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一無子二淫三妬四惡疾五多言六竊盜七三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何休又云喪婦長女不取無教戒世有惡疾不取棄於天世有刑人不取棄於人亂家女不取類不正逆家女不取廢人倫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

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没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集說曰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然長婦猶不敢專行故祭祀賓客之事必禀問焉介婦衆婦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劉氏曰使以事使之也毋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

劉氏曰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為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謂巳與冢婦為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集說曰又言介婦之與冢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毋敢敵耦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並出命於卑者葢介婦當請命於冢婦也坐次亦

必異列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註曰家事統於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

集說曰或賜之謂私親兄弟也茝蘭皆香草也受之

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孝愛之至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待乏待尊者之乏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集說曰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

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集說曰猶若也謂子弟中若有以功德顯榮而蒙尊上歸遺之以器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上等者於宗子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而不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加高

也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集說曰二牲羊豕賢猶善也齊而宗敬謂齊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私祭祖禰則用二牲之下者

飯

註曰目諸飯也

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

集説曰飯之品有黄黍稷稻白粱白黍黄粱凡六其穀熟而穫之則曰稰生穫之曰穛穛是斂縮之名以生穫故其物縮斂也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

膳

註曰目諸膳也

腳臐膮醢牛炙

集説曰腳牛臛臐羊臛膮豕臛三者在足脛合處如

鶴之膝故臛字從隺而音合皆香美之名也醢字衍

牛炙炙牛肉也此四物為四豆共為一行

醢牛胾醢牛膾

集說曰醢肉醬也牛胾切牛肉也并醢與牛膾四物

為四豆是第二行

羊炙羊胾醢豕炙

集說曰此四物為四豆是第三行

醢豕胾芥醬魚膾

集說曰此四物為四豆是第四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

雉兎鶉鷃

集說曰此四物為四豆列為第五行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也

飲

註曰目諸飲也

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

酏漿水醷濫

集說曰醴者稻黍粱三者各爲之巳泲者爲清未泲者爲糟是三醴各有清有糟也以清與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蓋致飲於賓客則兼設之也以酏爲醴釀粥爲醴也黍酏以黍爲粥也漿醋水也醷梅漿也濫雜糗飯之屬和水也

酒

註曰目諸酒也

清白

集說曰清清酒也祭祀之酒事酒昔酒俱白故以白名之有事而飲者謂之事酒無事而飲者名昔酒

羞

註曰目諸羞也

糗餌粉酏

集說曰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此酏字當讀爲餈記者誤耳許慎云餈稻餅也炊米擣之粉餈以豆爲

粉糝餈上也糗炒乾米麥也擣之以為餌蓋先屑為粉然後溲之餌之言堅潔若玉珥也餈之言滋也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兎羹和糝不蓼

疏曰蝸醢苽食雉羹三者味相宜麥食脯羹雞羹及折稌犬羹兎羹皆味相宜　集說曰蝸與螺同苽雕胡也脯羹析脯為羹也稌稻折稌謂細折稻米為飯也此五羹者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蓼故

云和糁不蓼也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

集說曰濡讀為胹烹煮之也言胹豚之時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此四物皆以蓼實其腹而煮之也醢醬醢及醬也卵醬魚子為醬也三物之用醬葢以調和其汁耳

腶脩蚳醢脯羮兎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

諸梅諸卵鹽

疏曰自蝸醢至濡鼈醢之與醬皆和調濡漬雞豚之屬為他物而設之故不數矣服脩以下醢及醬各自為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凡二十六物既非周禮掌客諸侯相食之正饌又與公食大夫禮異故註云似皆人君燕所食也　集說曰服脩見前蚳醢以蚍蜉子為醢也謂食服脩者以蚳醢配之食脯羮者以兎醢配之餘倣此麋鹿之大者膚切肉也麋腥生麋肉

也諸菹也桃梅皆為菹藏之欲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藤食之則和以卵鹽大鹽形似鳥卵故名卵鹽也

凡食齊視春時羮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註曰飯宜温羮宜熱醬宜凉飲宜寒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集說曰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所以養氣也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集說曰上云折稌犬羹此云牛宜稌犬宜粱者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羹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集說曰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如春時食羔豚則煎之以牛膏故云膳膏薌也餘倣此腒乾雉鱐乾魚麛鹿子鮮生魚羽鴈也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兎皆有芼

註曰脯皆析乾肉也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　疏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為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軒雉兎皆有芼者為雉羮兎羮皆有芼菜以和之

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註曰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録　集說曰蜩蟬范蜂芝如今木耳之類栭䪰會註云江淮呼小栗為栭栗蔆芰也椇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白

石李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羮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疏曰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羮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

人無等　集說曰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燕食士不貳羹胾謂士燕食也徒猶空也不徒食言必有饌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

疏曰自此至士於玷一論調和飲食之宜　集說曰芥辛菜即上芥醬肥凝者為脂釋者為膏三牲牛羊豕也藙茱萸也和用醯以醯和三牲也獸用梅以梅

和獸也

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

集說曰鴽不為羹惟烝煮而已故不曰羹此三味皆切蓼以雜和之故曰釀之蓼訪鱮二魚烝而食之故曰魴鱮烝雛鳥之小者燒熟然後調和故云雛燒雉則或燒或烝或以為羹皆可薌謂香草若白蘇紫蘇之屬也言烝魴鱮燒雛及烹雉皆調和之以香草無用蓼也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註曰皆為不利人也雛鼈伏乳者乙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鼈竅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

集説曰脫者剥除其筋膜作者揺動之以觀其鮮餧

一說作猶斮也謂削其鱗橐則拭治而使之新潔撰猶選也栗多蟲蠹宜選擇之桃多毛拭治令青滑如膽攢之者鑽治其蠹處也此皆治擇之名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集說曰牛之夜鳴者其肉庮臭羊之毛本稀泠而毛端毳結者其肉羶氣狗股裏無毛而舉動急躁者其肉臊惡皫色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鳴而其聲沙

蜥者鬱謂腐臭也望視舉目高也交睫目睫毛交也

腥讀為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者也般臂前脛毛斑

也漏讀為螻謂其肉如螻蛄臭也牛至馬六物若此

者皆不可食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鳬翠雞肝鴈腎鴇

奥鹿胃

集說曰舒鴈鵞也翠尾肉也胖脅側薄肉也舒鳬鴨

也鴇似鴈而大無後指奥脾肶也藏之深奥處也此

九物亦不可食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兎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疏曰爲記之時無菹軒辟雞宛脾之制作之未審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故稱或曰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　集說曰細縷切者爲膾大片切者爲軒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皆置之醋中故云實諸醯浸漬

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

羮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集說曰羮與飯常日所食故無貴賤之等差秩常也五十始命未為甚老故無常膳七十有閣則有秩膳矣閣以板為之所以度飲食之物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厨宜稍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三閣士卑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土坫以度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

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

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賔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集說曰此一節並說見王制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疏曰此一節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

陳氏曰樂其心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

也　坡謂忠養二字宜玩味夫子戒子游以不敬正欲其盡心也終孝子之身不惟愛所愛敬所敬也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耆則飲食忠養以上亦終吾身而已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集說曰憲法也養老之禮五帝之世主於法其德行

而已至三王之世則又有乞言之禮焉惇史所以記其惇厚之德也三王亦未嘗不法其德行其乞言之禮亦依違求之而不偪切故云違其禮然亦皆有惇史焉　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嘗無言要之以德為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記者言故也三王之乞言而老者未嘗無德要之以言為主耳故曰三王亦憲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疏曰此一節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明八珍之饌併明羞豆糝餐之等　集說曰淳沃也熬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稻為飯煎醢加於飯上又恐味薄故更沃之以膏此八珍之一也

淳毋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疏曰毋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模象也蓋法象淳熬而為之但用黍飯為異耳此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

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後調之以醯醢

集說曰此珍主於塗而燒之故以炮名將當為牂牂牡羊也刲之刳之殺而去其五藏也萑蘆葦之類苴裹也謹讀為墐說文黏土也擘之者擘去乾塗也皽謂皮肉之上魄莫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皽謂擘泥手

不淨又兼肉熱故必濯其手然後摩去其皽膜也糝與前章滫瀡之滫同以稻米為粉滫溲之為粥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濊沒也小鼎盛膏以膏煎豚䍧膏必沒此豚䍧也鉅鑊湯以大鑊盛湯也脯解析之薄如脯也薌脯香美此脯也脯在小鼎內而小鼎則置在鑊湯內湯不可沒鼎沒鼎則水入壞脯也毋絕火微熱而已不熾之也至食則又以醓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四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熟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集說曰脄夾脊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之肉多寡均也捶擣也反捶之又側捶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醯醢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集說曰絶其理横斷其文理也湛亦漬也期朝今旦

至明旦也醷梅漿也此八珍之六也

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集說曰此肉於火上為之故名曰熬生擣而去其皽膜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釋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

合以為餌煎之

集說曰三如一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稻米二肉一

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此即周禮糝食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

集說曰膋腸間脂舉皆也謂炙膋皆熟而焦食之不

用蓼也此八珍之八記者文不依次故間雜在糝食

酏食之間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

集説曰狼臅膏狼胸臆中之膏也此葢以滫溲稻米之粉而煎之以膏註讀酏為餐者以酏是粥非豆實也此即周禮之酏食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註曰閽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内人之禁令　集説曰夫婦為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故禮始於謹夫婦也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集說曰椸枷見曲禮植者曰楎横者曰椸楎椸同類之物椸以竿為之故註云竿謂之椸餘見前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

莫敢當夕

集說曰間別也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嫌故也𢪻䌌以下說見篇首角字衍天子之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五日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也當夕當妻之夕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集說曰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側室妻既居側室則妾亦當然也作動作之時也姆女師也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疏曰自妻將生子至此明大夫以下　集說曰張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為男女之表負抱也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集說曰接以大牢者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宰宰夫也掌具掌其設禮之具也卜士負之者卜其吉者

而使之抱子也詩承也儀禮言尸酢主人詩懐之亦承義桑弧蓬矢本太古也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射天地四方者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毋也受乃負之受子於士而抱之也蓋士之負子特為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具故以醴禮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食子謂乳養之也

凡接子擇日

註曰雖三日之内尊卑必皆選其吉焉　疏曰此一

節論國君以下至庶人以上接子牲牢之異并適庶不同

冢子則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

集說曰冢子大牢謂天子之元子也

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註曰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　疏曰庶人以禮窮

與士同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寛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疏曰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見喪服小功章　集說曰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傅御之屬可為子師者也此人君養子之禮師教以善道者慈

母審其欲惡者保母安其寢處者他人無事不往恐
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
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
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
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集說曰鬌所存留不翦者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
髮不翦者謂之角留頂上縱横各一相交通達者謂

之羈嚴氏曰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具視朔食者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南向故有阼階西階出自房自東房而出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

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集說曰某妻姓某氏也時日是日也孺穉也欽敬帥循也言當敬教之使循善道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咳而名之者說文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記有成謂當記識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子師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也諸母同族尊者之妻也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也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疏曰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諸男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若諸侯絶宗則不告也　集說曰宰屬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簡策書子名而藏於家之書府也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伯則州長也閭史州史皆其屬

吏也閭府州府皆其府藏也夫入食如養禮謂與其
妻禮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集說曰諸侯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
也合服展衣註云禒衣者以見子畢即侍御於君故
服進御之禒衣也人君見世子於路寢此升自西階
是自外而入也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疏曰庶子見於側室此以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與適子連文云見於外寢耳　集說曰此適子蓋世子之弟庶子則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燕寢在内以側室在傍處内故謂此為外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集說曰說見曲禮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

集說曰此言大夫士之妾生子之禮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則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之寢此言內寢正謂適妻寢耳如始入室者如初來嫁時也凡妾稱夫曰君特餕使此生子者獨餕不如常時衆妾同餕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異於世子令更重出者以前庶適連文恐事事同適故此特言庶子之禮前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則世子亦就側室令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世子可知　集說曰擯者傅姆之屬也君所有賜者此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輕畧者則使有

司名之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集說曰問之之禮與執手咳名之事欽帥記成之辭皆與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註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

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 疏曰此論卿大夫以下之事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集說曰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妾也子三年則免懐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劬者有賜以勞其劬勞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

註曰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

士之妻自養其子

註曰賤不敢使人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集說曰註讀旬為均謂適子妾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見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疏曰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於正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庶子緩於庶耳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集說曰食飯也唯俞皆應辭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集說曰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

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

集說曰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外傅教學之師也書

謂六書計謂九數

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集說曰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不以帛為襦袴為大

溫傷陰氣也禮帥初謂行禮動作皆循習初教之方

也肄習也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

而習學之也一說簡者簡要謂使之習事務從其要

不為迂曲煩擾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集說曰樂八音之器也詩樂歌之篇章也成童十五以上象說見文王世子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也　朱子曰酌即勺也内則曰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内而不出

集說曰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於孝弟而後博學也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為師以教人也內而不出言蘊蓄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一說謂不出言以為人謀畫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集說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學

無常在志所慕則學之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

志意所尚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

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朱子曰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

則慮不過物問何謂不過物曰方猶對也比方以窮

理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

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疏曰此文脩四德婉為婦言娩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枲以下為婦功　集說曰十年不出謂十歲則恒處於內也姆女師也婉謂言語娩謂容貌司馬公云柔順貌紝繒帛之屬組是綬也薄闊為組似繩者為紃紃之制似條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

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集說曰十五許嫁則笄未許嫁者二十而笄故謂父母喪妻齊也妾之言接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伉儷也左手壓右曰尚左尚右亦然

禮記述註卷十二